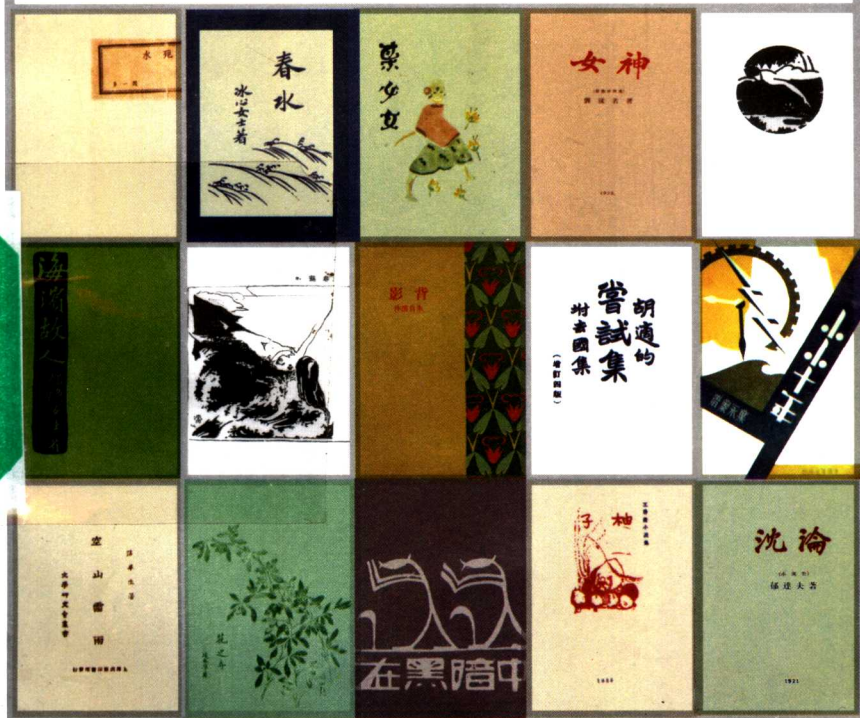




新文学碑林

西滢闲话

陈西滢 著





碑林

西滢闲话

陈西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滢闲话 / 陈西滢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2957-4

I. 西…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8316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3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定价 9.50 元

西滢閒話

蕭紅題



原版封面

出版说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每一本书都力争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

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月

目 录

中山先生大疾给我的感想	1
民众的戏剧	5
哀思	9
小戏院的试验	12
中国报纸的外闻	16
独身主义萧士比亚兄妹	18
开铺子主义	20
“非利士第恩”(Philistine)	23
清官	26
“观音”与国剧	27
“报娘恩”	28
“一天星斗”	29
文艺出版物	31
吴稚晖先生的著作	33
妙论	34
洋钱与艺术	36
粉刷毛厕	42
黎明即起	44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45
拆了火炉搭凉篷	47
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48

庆贺——小剧院——成功	51
善本展览会	52
五卅惨案	53
干着急	57
多数与少数	60
维持	62
干脆	63
智识阶级	64
行路难	67
象的故事	70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71
官气与洋气	74
模范县与毛厕	75
理由	78
参战	80
走马灯	81
争点	83
利害	86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	88
刘叔和	92
南京	98
中国式的外国医院	100
民气	102
捏住鼻子说话	104
共产	106
流会	109
粉饰	110

文章与饭碗	111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113
版权论	116
吃饭与火并	119
捞油水	121
放假	122
剽窃与抄袭	124
著书与教书	129
“首都革命”与言论自由	132
“表功”	135
“管闲事”	138
法郎士先生的真相	141
再谈法郎士	147
吴稚晖先生	153
罗曼罗兰	158
线装书与白话文	162
再论线装书(下篇)	167
苦力问题	172
《空谷兰》电影	178
中国的精神文明	182
文化的交流	187
小畑的小戏	190
飞机炸弹声中的感想	192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196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	200
贫民与节育问题	205
节育问题	209

“尽信医不如无医”	213
西医问题讨论	217
谈世界文学史	223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今天孙中山先生移灵到西山去，丧仪似乎比上一次有纪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虽然整齐些，他们的态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严重了。

我们站在路旁，只见一队一队的青年过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国主义，嘻嘻！”

打倒封建军阀，嘻嘻！”

中山主义万岁，嘻嘻！”

这“嘻嘻”两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读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见”字，不是“听”字，大约不会说我是诬蔑他们罢？因为那些高声呼号的青年们，实在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他们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很好玩的，所以高兴的笑着，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讪的笑着，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送殓，送一个他们最崇拜，最景仰的伟人的殓。

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殓的时候高声的呼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

尤其使我觉得难受的是看见许多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也在把这四五句口头禅高声的叫着。他们的笑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本不懂得他们叫的是什么。可是为什么教他们这样的叫

呢？

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是彻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觉得迷信的势力虽然大，虽然历史上的事实大半是迷信驱策出来的，究竟总得有彻底的信仰，世界才会有进步。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宗教，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宗教信仰灌输入孩提的头里去，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政治学说，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政治学识去教智识未开的幼童。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

萧伯纳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经了年月，换了地点，也免不了修改，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金科玉律呢？

他们的呼号，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主义，同时也联想到英国有两位大文豪也不约而同的希望我们恢复考试制度，一位还希望恢复弹劾制度。

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间我同章行严先生见过几位英国政治思想家，里面有一位是小说家威尔思 H. G. Wells，一位是戏剧家萧伯纳 G. B. Shaw。

坐在他乡田园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威尔思这样的说：

“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现在各国都在模仿英国，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在别种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底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的位置。你们为什么不恢复那制度呢？自然恢复的时候，应当适合现状，譬如不考四书五经，考新的学问……”

他又说：他自己正想写一本书，叫“人的选择”。什么人最配干什么事，什么事需要什么人，一定有一种选择方法。选工业专家有工业专家的选法，选学校教师有学校教师的选法。他说这本书在小说之外，当最先出版。可是四年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这一本还没有出现。

称赞弹劾制度的也是威尔思，可是我的日记上没有记下来，现在想不起他怎样说的了。

萧伯纳说的更有味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这一句话，从林肯首倡以来，成了口头禅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们连戏都不会得写。假使有人说戏剧应当是‘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编著的人民的戏剧’，我就要说他们是瞎说。人民是不会写戏的。他们要戏，他们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英美历代相传的见解是谁都能治国。中国历代相传的见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须经过一个智识的试验。试验的方法也许很糟，意思却并不错。困难的地方就在怎样想出一个着实可靠的试验方法来。”

威尔思与萧伯纳，虽然以小说家戏剧家出名，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供献。他们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于民主政治，非常的怀疑，可是想不出什么具体的替代方法来。威尔思说过：“只要有十分钟的工夫，我们便可以把民主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可是其余的主义，不消五分钟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这句话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态度。考试制度和弹劾制度也许是一种补救的方法，至少他们以为在中国是值得试验一下的。不过在他们是“姑妄言之”，在我们

也是“姑妄听之”，偶然想到，翻开日记本，译述于此。我并不说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权和弹劾权，经过他们不约而同的赞成，增进了多少价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孙先生而“仍须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义成一种更完美而能应实用的学说，不要仅仅在宣传方面努力。要不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虽在口头，在纸上“永远不死”，在实行方面能够说得定“永远不死”吗？“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孙先生的这句话，是应当时刻记在心上的。

民众的戏剧

Iolanthe. By Gilbert and Sullivan P. U. M. C.

凡是关心艺术，眼光明了的人，谁都相信中国的旧戏是应当改良的，新戏是应当提倡的。我们也赞同这样的意思。可是一般提倡新剧的人，我们以为大都走进了“此巷不通”的死胡同。他们只知道新剧是要提倡的，他们却不问怎样的新剧是可以提倡的。他们不问一出戏是不是完全西欧的特产，里面的风俗思想能不能得到中国观众的了解；他们更不问一出戏是不是改头换面的旧戏，只有旧戏的短处；没有旧戏的长处；他们只要看见“新戏”的招牌，便觉得义不容辞的应当往观了。他们也未尝不觉得坐在家里舒服得多了，同朋友闲谈有味得多了，但是为了提倡新戏，不得不做多少的“牺牲”。所以他们坐在剧场里，恭恭敬敬，肃然穆然，挣扎着不让那与时俱增的呵欠，占据胜势；他们面上的神色，无异乎临刑，他们的前后左右也大都如此。

自然旧戏场中他们是不肯涉足的。可是假使他们高兴进去站一小时（自然是说名角登场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剧场不过中国的一种交际场，又当别论），他们一定会很奇怪的看见一般的观众，目瞪口呆，摇头摆尾，手舞足蹈的置身剧中，忘记了一切忧闷劳苦。忘记了他们自己。

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你们要民众舍弃了消忧忘愁的旧剧，来随了你们去“牺牲”，上法场，能

不能有成功的希望？你们走的是不是死路？你们怎样会得到民众的赞助？

也许一般热心新剧的先生们，太太们，小姐们看到这里，又要勃然变色，痛骂我们为顽固，为“好古”，为提倡旧剧，为排斥新剧。可是我们不能承认受罪，牺牲，是惟一提倡新剧的路径。我们相信新剧是应当提倡的，但是又相信必须能给人愉快的新剧方值得提倡。我们不信旧戏是可以永久的，但是我们又相信它有不可掩蔽的动人的魔力，很值得戏剧家的研究。总之，我们相信活的戏剧，好像活的树，不能随随便便的改植在水土极不相似的地点，我们相信我们要栽树，先须研究那地方的土质，气候，湿度；我们要创造戏剧，先须研究人民的思想，习惯，嗜好。

为什么旧剧的魔力那样的大？因为旧戏不仅是纯粹的戏剧，它是有丝竹歌唱的，它是有合节奏的举动，合条理的舞蹈的，它是有鲜明夺目的衣饰的。所以中国的旧戏在戏剧的艺术以外，包含声的艺术，色的艺术，动的艺术，虽然没有一件不简单，没有一件不粗陋。现在的新戏，只有“文明戏”还能够比较引动观众，而这种“文明戏”，不过是没有音乐，没有颜色，没有合节奏的动作用的旧戏，它在戏剧艺术方面的幼稚可笑，不亚于旧剧，却又不像旧戏，没有别种艺术来补救，怎样能不相形见绌呢？

所以戏剧的将来至少有两路。一种是纯粹的对话剧，自然这须是有趣味，有艺术，有意思的对话剧，不是冒牌的改头换面的旧戏。可是我们恐怕二三十年内，这种戏剧只会博得少数智识阶级的赏鉴，所以很难成良好的职业的组织。至于民众的戏剧，应当另走一条路——一种收旧戏之长而弃旧戏之短的创造。如果新中国的艺术家，音乐家，戏曲家及诗人

肯细心的去研究中国已有的剧曲，再合力制作自己的新品，把单调的音乐改为繁复有变化的，把简单的颜色化为优美相辉映的，把散漫的结构收成严密有精采的，把粗俗的字句修成文秀有风韵的，把男女分演改为合演的，那么旧戏自然而然的淘汰消灭了。

这种有做，有说，有歌，有舞，有声，有色的戏剧，就在欧美也非常的流行。所谓 Opera comic, light opera, operatta, musical comedy, reue 都无非是这一类的东西，它们号召观众的能力，比对话剧大得多。可是因为乐队，舞队，衣饰种种的费用和技术上的需要，也比对话剧大几倍，所以在东方的西洋人不敢草率的排演，我们也就没有瞻仰的机会。上星期三四北京的美术院和美国大学女友会居然在协和讲堂排演 Gilbert and Sullivan 的 Iolanthe，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感谢他们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机会。我们极失望的便是观众里的中国人寥寥无几。人家把美妙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还闭了眼不瞧一瞧，未免太对人不起。也许中国人的不去，不是不愿去，还是为了不知道这回事。那么我们希望将来再有重演的时候。

去年美术院曾经排演过三四次对话剧，几乎没一次不给人很大的失望，今年的这出滑稽音乐剧比对话戏又麻烦的多了，所以我们去看时并不抱多大的希望：然而结果却给我们很大的满意。这两天的西报上有一班荒唐的西人恭维这出戏的表演，无微不至，简直说它胜过了所有的欧洲职业艺员的表演，我们虽然觉得这种话幼稚可笑，可是很承认在数人的剧团，这样的成绩是不易得到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戏的导演者 Miss Alnah James 不胜的钦佩。

我们唯一不满意的地方，便是似乎剧中的一部分演员没